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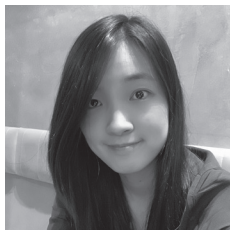
散文組 | 佳作

---

# 家在白城

---

莫格扉



## 個人簡歷

---

葉映禎，筆名莫格扉。一九九九年生，高雄左營人，現就讀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物理學系、國文學系。為臺師大噴泉詩社第五十四屆副社長。作品以現代詩、散文為主。

## 得獎感言

---

被告知得獎的當下，原本正翻閱著的《一首詩的完成》兀自闔上。這次的作品寫於二十歲的尾聲，以四個恬靜的下午，凝視而成。有些問題本就不為解答而生，可我們卻不知不覺地參與了思索的運行，有時，緊握著一種不安，竟也為存在找到了衣裳。它因此感到喜悅。

## 1. 家在白城

陽光下，每個人都拿出了三稜鏡。五點五十分，前往南港；九點五十六分，前往左營。這幾年，時間變成最方便攜帶的畫筆。一月，我坐在校園裡的石梯上，看著南洋杉的單衫從黛藍開始泛白，五點、六點、鳥群出沒。媽說臺北太冷，要注意保暖，兩年後，我將脖子上的淺褐色圍巾掐緊，手與手各自瑟縮在羽絨大衣的口袋最深處。我哼起歌，等待即將出現在眼前的陌生人，他們慢跑，他們拆解拳法，之後，我將撐起僵直的身軀，走向離我最近的便利商店。我想，我需要暖暖包。

失眠的人可以有各種理由，比如哪幾天太冷或太熱。「極端氣候可真麻煩吶。」四海豆漿的老闆娘桿著燒餅皮的同時還不忘對著新聞臺說話。兩年前會渴望積攢多一點回家的經驗，其實離家的第一天，我已經學會倒數。剛到臺北的頭一年，每逢連假前二十八天的那個晚上總比期中考試的前一天還要緊張，南下車票時常是一票難求，偶爾買不到車票還會半開玩笑地跟家人說，「坐不上高鐵，火車總行吧，不然在客運上熬個六、七小時也總能到家，再行不通就用走的！」後來，所有的交通工具都變成一張張會移動的椅子，坐上去，你也不曉得它將領你往返何處。我試著將部分的生活輻輳回高雄，又試著由高雄擴散出後來可能發生的一切，而這個城市，也就成為我定義下的白城。

二月，適合南下，適合回家，爺爺種的棗子早堆滿家裡的冷藏庫。澀綠的、青綠的、黃綠的，每到這個時令一天總要吃上十幾粒棗子，媽說，別浪費，別對不起那些落在土上當肥料的。果肉白嫩白嫩，咬下去的瞬間倒也彌補了冬末春初的遺憾，內行人也會開始比較起不同批貨的甜度及含水量，於是你看到田地上多了另外一類的棗子——不符合條件的。或許我該為它們感到慶幸。

途中經過的每間飲料店都換上了新的當月主打，現在是芒果系列。爺爺除了種棗子還種芒果，學會辨識愛文、金煌、黑香、海頓這些耳熟的品種是靠多年的經驗所吃出來的，它們有了各自被儲存在人類味蕾上的待解碼圖騰。世界本該是這樣那樣，我們會歡喜地吃著人工培育種。看到飲料店冰櫃裡的芒果，我會先想起好幾年前在臺南玉井意外碰上的芒果冰，容器的體積跟西子灣渡船口的臉盆冰差不多大，幾個大人和我一個小孩湊上前，搶在冰溶化之前揀選一塊甜度及酸度都剛好的果肉，然而這在我們家族每季都消化過多芒果的情形之下，卻是少數令人感到愉悅的品嚐經驗之一。最後，我又懷念起爺爺手中的芒果，回高雄吧。

不管是南下或北上，總之，一點點失落是必要的。當你看到如此熟稔的失望在月臺候著你，會先感到不安，然後慢慢習慣。見了面我們一如往常地開口說話，高雄還是那樣好，這裡的一切

都很乾淨，是一有雜質就會要人命的。有些時候，我寧可太陽的熱能蒸去所有的語言、詞彙，至少在保有對等的靜默時，還能像個孩子不去察覺這些日子，我與我們改變了多少。應該感到親近的土地，其實，正在發生一樁樁同燠熱一般簡單的事。

電鍋裡悶煮著一隻，清晨游進漁市的石斑，蔥花輕覆魚身，上桌後我們忍不住讚嘆起它的鮮味，它的故鄉。

## 2. 漁港下午三點

魚鱗在我眼前成為浮空的激流，鱗片在觸地之前會接住前一片鱗片的光。外曾祖母的手不停歇，它們飛躍著、跳動著。手與鱗片都在努力，板凳與板凳上的人也在努力，它們不能輕易地被光吸走，它們知道在被遺忘之前，要先燦爛地死去。

那是很小的時候，午睡醒來，隔著一面窗。斑鳩的度咕咕聲搶奪陽光淤積在頸下的熱，樓下時不時會傳來媽、外婆和外曾祖母的採買清單。外曾祖母從衣架上取下一頂遮陽帽，接著用外八式的步伐走向腳踏車的停放處，身子被沉重地卸放在車身，而那輛跟了她大半輩子的鐵馬，也老了。在二樓午覺的我就這樣聽著她們前往的聲音。長大後我才知道，車頭的正前方，是典寶溪。

媽走上樓，她知道我應該醒了，要我跟著她和外婆一起到漁

市晃晃，而通常這種時候我會選擇裝睡，打著顧家的名義，和外曾祖父留在家裡等我要的彈珠汽水和他要的，一頓端正的晚餐。下午三點，漁港正熱鬧，太陽傘下一簍簍的海鮮頭一次如此害怕人類的遲到。時間帶來的質變，在肉品上獲得了印證，而我們最有天分且遲鈍的，正在於我們吃得出。漁港是藍灰色的，午後的熱流不斷在改變色溫，但我想我媽他們並不在乎，此刻，她與外婆應該在與店家商討著三隻螃蟹可以怎麼賣，以及回家後她會記得更換不怎麼可靠的防曬噴霧。

老饕都知道哪家小販會有他們要的寶物，就像懂得挑選西瓜的人，拍拍瓜身，合乎觸覺與聽覺的條件後，左手一顆右手一顆便滿足地離開，當然，偶爾還是有判斷失誤的情況，且這不在少數。有時飯桌上會多了幾樣無味的蟹腿、無味的香瓜，看著不斷冒出沙的蛤蜊，有那麼一刻我感到心疼。以前的我不怎麼喜歡漁市，現在的我知道那裡是尋寶人的天堂後也沒能愛上，我想有些事註定如此，便不再執著於沒有陪著媽與外婆到漁市採買的那幾個下午，尤其是到臺北念書的這幾年。

住在外婆家的那段日子，早上七點，鐵筷、瓷碗、鍋蓋是最自然的鬧鐘，睡在二樓通舖的我總是先在腦中看見當天的早餐後才被媽告知：「妹，趕快下來吃吳郭魚麵線。」或者鱸魚湯、絲

瓜麵線等。清晨的海味輾轉到門前，林桑又送來新鮮的肉鯽仔、白鯧。典寶橋一帶的居民幾乎是靠著每年每季的漁獲白手起家，維繫這些社區的是超越一甲子的情誼，翻開舊相簿，外曾祖母笑著說上頭的每個人都好認，再遙遠的故事也不過是組成某次來風的元素之一，幾次呼吸後，記起就是記起了，而忘記，卻也俐落。不去想那碗鱸魚湯、那口麵線，可有時事情總是：它自己來尋你。

夢裡的魚塭以及小屋是真的有過。外曾祖父有著討海人的身材，他粗壯、黝黑，濃眉之下是一副嚴峻的神情，對我來說他跟海一樣神秘，表面以外的一切紋理清晰，但那雙試圖把豔陽汲乾的眼神，我確信是來自深海。在外曾祖父還能行走的日子裡，我不知道他會不會像外曾祖母一樣將期待託付在一輛老鐵馬上，前往必定經過或者說白了是設定好要經過的某個過眼處，或許那裡是他曾經擁有過的魚塭，他的孩子在一旁的小屋成長，熟記了每種餌和各季的魚；或許是此刻等待被收購的一塊田地，時間一久，它也將風化成精裝版小說的頁殼。沿著通港路騎著騎著，就是蚵仔寮漁港了。

### 3. 沒有雨的時候

有雨的時候，我們趨向被空間收納，把傘收攏的當下，我發現自己正從另一個世界抵達另一個世界，那是虛線的狀態。小時候的校外教學每當遇雨，老師會說：「快把傘撐好，淋太多的雨

以後會禿頭喔！」爸媽這麼說、奶奶這麼說、嬤嬤這麼說，路人也這麼說，我以為生活就是這樣，無關乎都市小孩禁不禁得起淋雨，只是大人們覺得小孩子不需要知道有例外的存在。在這之後的日子，偶爾淋到那麼點雨，還真有說不上的奇怪。

第一次清晨五點五十分的北上高鐵經驗給了我一種難以啟齒的驚怖，原來高雄可能是灰色的。車窗外的不遠處無數根煙囪顫巍巍地矗立著，它們斜睨著我，斜睨著高速公路上的每一輛車。它們斜睨著歷史中的歷史，以倨傲的姿態，像吸菸吸到忘我的男子，街道上、人群中，無視心虛，儘管孑身。我想不管幾次經過這場景，始終是無能為力的，這讓我想起在捷運車廂中的一位母親，她望著窗外不斷在下著雨的高雄，有些哀怨地替坐在她腿上的孩子戴上口罩，這是世運站到楠梓加工區站的路段，等她的孩子再大些，或許她也會說：「快把傘撐好，淋雨會讓頭髮掉光光喔！」我們面對面坐著，視線從她的背側一直延伸著，就能看見從煙囪頂端悠悠上升的白煙。它們理所當然地，上接雲層。

雨，包含在萬物之中，我深愛著它的二象性，更深愛著它所帶來的叛變與屈服。有雨的時候，傘開、傘闔；沒有雨的時候，傘不動，這些都合乎物質世界的慣性定律，但人的行為本身卻成了哲學命題。等下回雨來了，我不再討論傘。



白煙持續走向和諧的藍天，在途中四散的，它們的先祖，恬靜地棲息在窗溝。看得見的遠方依舊隨太陽的傾斜角甦醒。行經臺中站後，雲層愈積愈厚，我們都在等待一個能打破詭異平衡的踉蹌，也是在那個當下我才肯意識到自己已離開家鄉很久了，心底想的還停留在早上六點的路段，天氣真好。行邁靡靡，中心搖搖。近來有愈來愈多的時日，我在思考真正的我究竟在何方。

#### 4. 愛河及死狀

講座的與談人聊起他的一名詩人朋友，以下簡稱「詩人」。詩人是天生的詩人，偶爾會在愛河邊飲酒，散步。走路時不會刻意配合每種酒類揮發的節奏，空氣怎樣自然，他便如何安適。據與談人所言，他怕，他怕詩人哪天會被河伯娶走，因為他長得像謫仙人。

小時候的我沒喜歡過愛河，忘了是在夢中還是確實有過踏上一座橋的經驗。橋下灰濁一片，死魚鹹味被夏日的急躁蒸上白雲，我來回扯動媽的衣角，氣她把我帶到這詭譎的叢林。（對，那抽象在昏厥邊緣的氣味攀附著鼻毛瞬間冒出一棵棵猴麵包樹。）我問了她河的名字，卻又不希望得到回應，因為我會失望。她說，這是愛河。我緊抓著由鐵條纏結後所構成的護欄，將鼻翼狠鑽進扭曲的菱形縫隙，用力地，以一股要把河吸乾的氣勢。猴麵包樹

在枯萎。我記得那味道的圖案了。它濁了我的眼淚。

從那時候起，愛河變成我記憶中最弔詭的禁區，我也沒希望它變好。

十幾年後，詩人來到愛河邊喝起了酒，聽說喝到某個程度後會兩眼無神，對著天地放空，雙眼頓時有了四維的座標系，涼凳、水中金箔、黃斑葉、渡輪、情人成為標的，他們學會在詩中相愛，而這些事一旦認真湊合起來，會比現實更合理。

愛河的水質乾淨過一陣子。第二次來到這裡，是某年的元宵節。那天我帶著猴麵包樹的標本，不害怕且有些興奮，時間走了很久以後，我問媽愛河到了沒，她說這裡（沿途的面孔不斷被迎面的攤販、人群、燈籠擠壓著）就是。我知道我正在失望，那個圖案不見了。愛河一度成為愛河，「你看那圍欄邊」、「一小時過後會有渡輪，我們去河的另一頭吃秋刀魚。」我的父母和那些情侶不一樣，他們總在河的另一頭喝起免費咖啡。

這些日子，愛河又變了。詩人變得少去那裡作詩、又一個庸俗的圖案從每四年一次的十二月擴散，沒有人知道哪裡是愛河。雖然我還是每兩個月回老家一次。後來詩人的秘密基地被撤走，他像突然失去家的孩子，隨便討個理由，好讓自己蜷曲在離家最近的地方。詩人還是會喝酒，只是漸漸地，河伯寧願他走。

地方怪談層出不窮，比如，時不時會有人跟你說他要去「愛河」了，這倒是個象徵。詩人的朋友不敢想像哪天他會顛倒入這浪漫之河，詩的世界不太談邏輯，人們卻可以愛得剛剛好。我說，該有的犧牲，都已經在清醒之外了。

曾經在將寐未寐的夜裡，虛設一個個黑暗的夢境演練著，我將如何接近死亡。我看見，可能是在某間學校的課堂上，那時我正在跟學生們聊著波特萊爾以降的哥特式藝術，瞬間天地傾覆，頭與雙腳逆著宇宙定律遁入渾沌，再次醒來，已經是在一片白茫茫的蘆花叢中；也有可能，是在書房。早晨，我拉開窗簾，一隻新生的麻黑色幼貓睜著大大的圓眼，我們相視了幾個空白鍵的時間，我會知道我不是第一次見到他，而他，早就知道那是我們最後一次的相遇。檯木桌上，將久久擱置無數件來不及修訂的稿件，但屋主在生前表示，他確實寫完了。

最後一種情境，像壞掉的鐘擺。有湖的地方會有傳說，有溪流的地方會有傳說，有港灣的地方，會有傳說，而我們，總是把自己流放到球形之海中參與大自然的交易，讓泡沫，折射出家的方位。

詩人與愛河之間有過匪淺的緣分，但他不會是幫愛河保留相關印記的最後一人。

## 〈家在白城〉評語

---

林文義

高鐵北上陌生、孤寂的首都；南下是熟稔、溫暖的原鄉。

靜思好筆交出一帖散文，生命回首家族生活情境，特別親切、沉定。高雄的愛河清濁，漁港、市場、餐飲，自然且自在的由衷訴說、書寫；呈現南方港都的氣味和人情，平實美麗。

說是：散文。卻可見：詩心。文中借筆詩人，臨愛河有詩嗎？其實是自問高雄改變多少？離鄉求學的孩子回家後如何評比南北相異的情懷？

很深刻印象的浮世繪，也是此屆打狗鳳邑文學獎：散文的豐收。